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守候一株鸢尾

徐建英
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作者简介

徐建英，湖北省作协会员，广东省小小说学会副秘书长。曾在《鹿鸣》《芒种》《小说选刊》等数十家刊物发表过散文、小小说，短篇小说两百余篇。曾获2013年度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入围奖、《百花园》2013年优秀原创作品奖、《百花园》2015年优秀作品提名奖，并被评为2013年度中国小小说十大新锐作家、2015年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。

策划编辑：邵碧玉

责任编辑：陈永林 占华

封面设计：宁春江

SHOUHOU YIZHU YUANWEI



俊采图书专营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

· 全民微阅读系列 ·

守候一株鸢尾

徐建英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守候一株鸢尾 / 徐建英著. — 南昌：江西高校出版社，2017.1
（全民微阅读系列）
ISBN 978-7-5493-5057-5

I. ①守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 017551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（0791）88504319
销售电话	（0791）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6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5057-5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07-2017-3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，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（0791-88513257）退换

目 录

第一辑 喊魂 / 1

故事里的事 / 1

深情 / 4

最后的秧歌 / 7

喊魂 / 10

夜魅 / 13

招魂 / 16

桔子熟了 / 19

年关岁末 / 21

老人与诰 / 24

天灯 / 27

酒娘 / 29

父亲和他的猎狗 / 32

我爹是条汉子 / 35

义犬来旺 / 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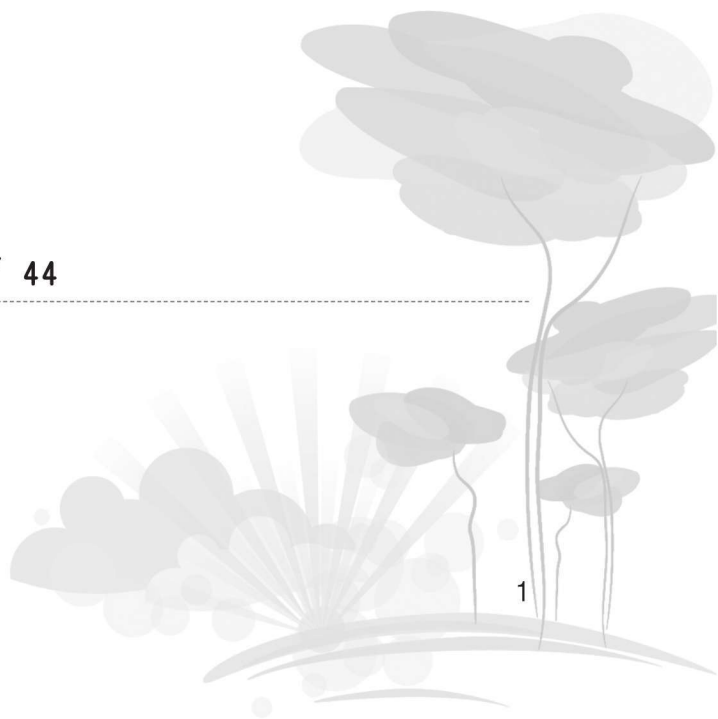
两只狍子 / 41

第二辑 泛黄的粽叶 / 44

泛黄的粽叶 / 44

午后绽放的芥子花 / 47

母亲的烫卷发 / 49



爱的秘密 / 52
谷苗的中秋 / 54
葡萄园来了骗子 / 56
骑廊 / 59
手 / 61
年猪汤 / 63
父与子 / 66
孝顺在线 / 68
摸秋 / 71
向鸡蛋致敬 / 74
银杏愿 / 76
五月槐花 / 79
镜子 / 82

第三辑 最美的情书 / 85

守候一株鸢尾 / 86
初恋 / 88
37 度情感 / 91
桃花巷七号 / 93
紫色花伞 / 96
5 号桌的女人 / 98
海棠红 / 100
谢谢你爱过我 / 103
金玉满堂 / 105
前世今生 / 108
满城遗爱 / 111
最美的情书 / 113

蓝颜 / 116
夜幕下的爱情 / 119
春风里三号 / 122

第四辑 走过一片荒土地 / 126

水流柴 / 127
眼魂 / 130
公牛不出栏 / 133
杜鹃来了 / 135
转角故事 / 138
大佬 / 141
一念之差 / 144
变色龙 / 147
神算 / 150
寻狗启示 / 152
棋局 / 156
钱先生 / 158
西街街长 / 161
万箭穿心 / 164
难说的事 / 167
对手 / 170
拐爷 / 173

第五辑 无人等待 / 176

会说话的鹦鹉 / 177
会耕地的土狗 / 179
菩萨树 / 182



兰亭序述 / 184
一碗热牛奶 / 186
优越症 / 189
广场舞者 / 192
K-one / 194
洁癖 / 196
后羿的葫芦 / 198
主管是咱麦城人 / 201
飞来的黑名单 / 204
化妆 / 207
信任 / 210
无人等待 / 212
被囚禁的夜鱼 / 215



第一辑 喊 魂

这组作品不仅具有文化特征，还有时代性。这与作者生于鄂南，成年后又见证了深圳的迅速壮大有关。古楚地文化给她小小说的灵魂，潘河水与鄂南风土人情给了她小小说语言的质感，深圳与鄂南的反差又使小小说的灵魂与语言得到了完美释放。“故事”是实的，“气场”是虚的，就像肉体与灵魂。灵魂一旦失去了，肉体就没有用处了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小小说中营造的独特气场，仅凭故事，就是苍白的。相反的，作者用“气场”救活了许多普通的“故事”，使之峰回路转，风生水起。

——高海涛（河北沧州）

故事里的事

导读：诗意生活在别处！诗意浪漫的故事，就是湖村人日常的琐碎生活。最美湖村，给你一双能寻找故事的慧眼。

守候一株鸢尾

我跟您讲个故事吧，一位作家的故事。

这个人姓啥名谁我真记不得了，跟我们所有湖村人一样，我也叫他作家。

作家大学毕业后，分到了一份游手好闲的工作，二十年风平浪静的日子在他天马行空的虚构中一晃而过。尽管游手好闲这字眼谁也不爱听，但周围人都这么说。

忽有一天，作家突发奇想，想到城市的边缘——河水拐弯的地方走走，体验体验另一种不一样的生活。就这样，他来到了我们湖村。

作家看到我们湖村的鸟儿在暮色里叽叽喳喳飞过，湖村的人在伸着红桃挑着翠杏的廊墙下行走，湖村的母鸡站在柴垛上咯嗒咯嗒地高声叫唤，对着他炫耀初生的蛋，他还看见城里的塑料袋从天空飞过，飞累了，都会挂在湖村的树上小憩一会。作家心一动，停了下来。他堵着潘河边撑船的老区，说动了他家河湾边的半边仓房。从此周末钓鱼赏荷拾秋叶，乐此不怠直到冬天。

雪落的头天，作家本来要返城的，老区牵着白狗来旺送他渡河，渡到河中时，作家抬头看着那被蒙上一层黑布的天，对老区感叹：你们乡下好是好，就是冬里黑得早！老区接口说：看天识天，这不是黑得早喔，怕是明儿要下雪。下雪？他一怔，随即大喜，赶紧招呼老区停船返岸。

湖村扑簌簌作响的清晨，作家睁开了眼睛。推开窗，冷凛的雪风一下就塞满了他的颈脖，再抬头，是一窗的白。作家似个老孩子跟着白狗来旺钻出了门。

老区如往日一样在火塘中煨酒——自家酿的晚谷酒。这酒我们湖村家家都酿啊，说不定您也尝过的，比城里的茅台烧口多了。老区的渡船泊在屋前不远的堤上，

孤零零地，上面缀上一层白皑皑的雪。此刻的潘河，像一条被囚的银蛇僵卧湖村中，漫天大雪夹着呼啸的风袭向雪地里奔跑的人和狗，可作家全然不顾，伙着一群半大的毛孩子在雪地上打打闹闹，逗那白狗来旺。到鼻头淌着清涕时，老区站在青砖屋前大喊：哎，进屋吃酒喽。

老区的灶头远远地腾着热气冒着香气。作家进门时，老区捅了捅灶上红红的炉火，用地锹把火拨到饭桌下的碳盆里，又指了指灶上冒气的锅对作家说：野椒熏腊兔炖萝卜条，咱哥俩好好抿两口。

作家揉了揉被雪风抹得通红的鼻子，搓搓手坐上桌。老区提起酒壶，拿起一只旧酒碗，斟好后端到身旁的白狗来旺嘴边，白狗来旺舔完酒，老区夹了块上好的腊兔，放在白狗来旺的脚底。在作家目瞪口呆中，又提起酒壶给作家斟酒，边给作家斟酒边说：来旺这小子，有情有义，每个月都会从山上抓几只麻野兔子回来给我下酒。

两人的杯子在半空中“咣当”轻撞过后，老区一口见了底，啪嗒啪嗒地噙了噙嘴巴，呵呵笑着，看作家皱着眉把酒一小口一小口倒进嘴里。那股辛辣呛入喉结，作家忍不着咳起来，白狗来旺把前腿架在他的膝上，不安地摇着尾巴。作家心一暖，摸着白狗来旺的头，端起杯，一饮而尽。晚谷酒在胃里翻江倒海地闹得欢，只须片刻，又将人从头发梢到脚趾叉都撩得暖暖的，老区哈哈大笑说，自家酿的，进口呛，不过后味足，冬里喝好哩。

酒过，作家唰唰地挥笔疾书，到返城时，背兜中多了一叠手稿，一叠乡村系列趣事其后被数家报刊连载。

偶尔有湖村人进城，捎了份报，看到他的相片放在报上，就问：嗨，这人是不？这字是你写的吧？

他打着酒隔：呃，那谁，长得跟我真有点像……

作家在城里文学界的名气越来越响，连同笔下的村

守候一株鸢尾

庄。城里人一个劲地赞：嗨，这就是你常去的那个村？好美！邻里那么和谐，鸡啊狗啊都跟人崽子一般。读你二十年来写的字，就数这个系列最精彩，也最感人。作家啊！不愧是大作家哪！

他微笑不语。

只是人家走后，作家耷拉着脑袋一声长叹：唉！什么大作家，那不过是人家过的日子啊。

深情

导读：曾经的猎人，成为了野生动物的守护者。心怀悲悯。人与自然，相濡以沫相依为命，护生即为护心。

兔饥食山林，兔渴饮川泽。与人不瑕疵，焉用苦求索。

——秦观

我出生的鄂南地区，山高林密，各类野兽世代扎驻在深山之中，紧挨山边的庄稼跟着常遭罪，各村成立的护农小组中，年轻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铤手。《枪支管理法》实施后，父亲的那杆双管猎枪被公安机关列入收缴之列，到父亲重新持证并换上单管猎枪时，山下的庄稼人开始一茬茬往城里卷，山上的野兽下山无食可觅，也很少再来作孽，而父亲此时的年岁也大了。

庄稼少后，荒地多了，从前热闹的围猎随着护农小组成员一样相继老去。父亲平日里侍弄完屋檐外廊墙角的几丘菜地，余下来的时间，还是喜欢一个人拄着那支老式的单管猎枪上山转悠。只是年岁大后，从前扛在肩

上的猎枪，如今被他拄在脚下，成了一支看起来很滑稽的拐棍。而他总是习惯说：“转转吧，习惯了咱湖村的山，转转也好。”特别是雪落的冬季，父亲每隔两日，必定在清早进山一趟。

就是这样的一个冬季，父亲遇上了那个人。

那个人，父亲时常在我们湖村周边碰到。笼着雾罩泊着小筏的湖边，袅袅升腾着炊烟的早晨，更多的时候，父亲会在密匝匝被夕阳涂得金灿灿的林子里遇到他，那些橡树、榉树、青杉、松柏什么的，平日里庄稼人家司空见惯的树，在那个人眼里像是镀过金的宝贝。有时他弓着腰，有时会曲膝半蹲着地，伴随着那个人手中的玩意儿“咔嚓”“咔嚓”的灯光闪过，有时还会哗啦啦一下跪在地下，样子庄严肃穆，像是要完成一件很重要的庆礼。再看到那个人时，父亲就常常忍不着多瞅几眼，更多时会瞅他背上封得严严实实的洋玩意儿。

那年冬季的雪很大，母亲的阻止没能如愿，反而加速了父亲进山的频率——隔日一趟转成了一日一趟。

那天一大早，父亲又拄着他那杆老猎枪，鬼鬼祟祟地瞒着母亲从菜窖里拎出一条棉布小袋，踏着积雪穿过村口，走上了村后被雪落镶白过的南拢凹。那被大雪厚厚覆盖的山路上，一行脚印直通向镶白的树林子，一股啸冷的雪风在父亲错愕的神情里吹动树条子上缀满的冰挂。

顺着那行脚印，父亲很意外地在南拢凹岔路上碰到了那个人。他立在路边，像似等着什么，背裹里封得严严实实的洋玩意儿缀上了一层薄雪。迎着父亲错愕的目光，他对着父亲笑笑算是招呼，然后跟在父亲身后，也上了山。

父亲拄着猎枪的步子在前方停了下来，他紧了紧手

守候一株鸢尾

中的棉布袋子，看着同时停下来的那个人，折返身向另一座山头走去。那个人在原地仅停了一下，也折转身子跟在父亲身后。

父亲再次停下来，看着那个人，拄着猎枪在雪地上不满地跺了跺，一动不动地立在雪地上望向那个人。那个人在父亲的目视下，后退了几步，复又走上前，父亲的猎枪再次在雪地上跺了跺，一动不动地望着他。那个人停在原地半晌，才背着包一步一回地绕向另一个山头。父亲站在雪地中，直瞅见那个人在林子里只剩下一个小黑点时，才折转身向南拢凹的深山走去。

父亲在晌午时拄着猎枪空手走进家门，棉布袋中装着几粒不知名的树木坚果，他边拍打着肩上的残雪，边絮絮叨叨地唠着那个人的不是，唠那个人扰了他的好事。母亲见此很不满地在一旁接口：“就是没人惊扰你，你平素不也照样是空手回家的。”而父亲听罢，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。对此，我们再一次把父亲所有的举动归咎于他老小孩的心理在作梗。

这件事不久我返城找到了新的工作，应新同事约，我陪他参加一个摄影大赛的颁奖会。

在获奖作品展厅中的一角，一幅叫《深情》作品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：雪地里半蹲半跪着一位老人，老人的慈眉善目，在他的手伸向的前方，是一只灰色的野兔，看到老人，灰兔眼神像极了委屈的孩子，挣扎着向老人挪，一旁的雪地上，一只棉布小口袋散在雪地上，几只鲜红的萝卜露出袋口在雪地中格外醒目。远处一棵枫树，被积雪压弯的树枝下，隐隐有支陈旧的单管猎枪在雪风中飘。

最后的秧歌

导读：最后的秧歌，也是永远的秧歌。传统文化越过岁月风尘，散发着迷人淳厚的光芒。你也可以来，踏着激越的鼓点，扭一段原生态的秧歌，邂逅湖村万种风情。

正月十五闹花灯，鄂南人爱热闹，大多地方都作兴耍龙灯，舞狮灯，唯独那湖村人，一代一代只对船灯情有独钟。

湖村船灯一般以竹篙或木条制成船形，在船体上蒙画布，左右开一孔小圆窗，四周挂上小灯笼、小流苏之类；舱内和外四角装上彩灯，点蜡烛，由一名年轻力壮的男子，藏在船舱内，以安装的胯带肩扛起船身，不停地左右、前后摇摆，表演船在各种江河中航行的动作。船头船尾上各站一人，船头的扮丑角，叫艄公，持花桨摇船。船尾的扮艄婆，打着花扇边扭秧边唱灯歌。

离元宵夜还有好几天，鄂南各村寨的花灯开始沿村耍灯拜年。湖村的船灯每到一地，得到的喜礼都会多过别村灯队。县里一年一度的元宵夜花灯大赛，湖村的船灯也是年年独占鳌头。所以每年湖村开灯河，大人和孩子都会一湾接一湾地跟着赶着看，花灯闹到哪里，他们就跟到哪里。更多的，他们是为了看湖村的艄婆，看那扮艄婆的姑娘水仙。

水仙姑娘扮艄婆，嗓音好，歌声亮，腰肢活。那小步一错，身段扭扭，扭得十里八村的老人齐叫好；扭得娃娃们笑翻天；扭得女人回到家跟学样；更扭得不少老